

羊女門



责任编辑 晓 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女门/冉曙光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0. 4

ISBN7-80648-408-6

I. 羊… II. 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336 号

羊女门

冉曙光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二厂

印数:10000—13000 册

850×1168 毫米 32 开

15 印张 35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48-408-6/I·123

定价:23.80 元

第一章

· 1 ·

夕阳西沉，残霞余辉投映在连绵不尽的山峦。

在余霞辉映的山路上，一个容貌清秀的年轻女孩赶着十来只羊钻出山林，她像天仙又像山神女儿忽然降临到山野中，格外秀丽十分迷人。晚霞中的美景令女孩欣喜万分，她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两眼遥望远处的景色，陶醉了，着迷了，整个人完全浸沉在悠悠晃晃的回忆中。

在女孩印象中最深最富有浪漫色彩的事是，她和自己最要好的男孩在山野里追逐、嬉戏，甚至拥抱颠狂的情景，尽管这是与山规乡俗极不和谐、极不相符的事，可这位性格奔放开朗豪爽的女孩却认为这是她一生中最觉得欢愉的回忆。

男孩是邻村的娃，比她要长几岁，他们相识是在山野林中放牧时，每天都是在太阳升上山腰时赶着羊儿上山相遇，又同样是在太阳下山时分手回家，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相守在一起，就连刮风下雨也差不多没间断。女孩总是爱提出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来考对方，比如说人为啥有男女、羊为啥有公母、小娃儿是怎么形成又怎么从娘的肚子里钻出来的。这令男孩瞠目结舌，无从对答。

更可为难的是，有一天他俩并肩坐在草地上闲聊时，忽然见一头公羊扑在母羊的身上不停在抖动，好奇的放羊女立刻问男

孩：“祥哥，那两只羊在干啥，好怪呀。”

“听大人说，这是公羊在拱母羊的背。我也不清楚。”

“拱背是啥意思，它为啥不拱公羊的背？”

“大人才知道。”

“你是公羊，我是母羊，你会不会拱我的背？”

“可能要拱吧。”男孩一本正经地说。

“我才不要你拱我的背呢，那样子好难看。”

男孩抱住女孩发疯似地说：“我就要拱，我就要拱。”

女孩一把推开他爬起身来朝林子里奔去。男孩紧紧地追赶，一直追到太阳快落山，他俩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回家去。

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女孩对新奇的事物特别敏感，对动物“拱背”的含义及实质本身更加有兴趣和幻想了。自从祥哥给她讲了羊拱背的事，女孩在放羊时，特别注意那公羊对母羊的亲昵行为。她对此没有羞涩而是产生一种浓郁的兴趣，动物的本能行为却给女孩留下了深深的回味和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孩对“拱背”的含义也就渐渐熟悉和理喻了。

太阳在山峰间跳跃，似乎极不情愿沉下山腰去，霞辉映得山林格外秀丽清幽。放羊娃从对面山腰上渐渐消失，也许是敌不过情窦盛开女孩发地炽烈的煽情，悄悄地赶着羊下山去了。女孩还没有下山的意思，她那一双极富有情愫的美眸直愣愣地望着山林中的小路，好像是在寻找一个人。

羊儿吃饱玩够了便在草地上悠闲地蜷着不动，它们很理解主人的意图，并不催促她走向回家的路上。

女孩看去约莫二十出头，容貌秀丽大方、身姿健壮丰满，宛如一朵盛开的红杜鹃，全身都散发出青春少女的气息，她那高耸的胸脯与丰满的臀部极富有诱惑力，尽管女孩的衣服将身子包裹得十分严密，可她那着实让人一见痴迷的身子，是无法掩盖起来的。

女孩到了成熟的年龄，青春的躁动和情欲的勃发是强烈而情不自禁的。在这幽静宁谧的环境中，对异性抚爱的渴求更是强烈了。

几只羊儿走近她的身旁，依偎着她亲昵，女孩用手抚摸着极通人性的羊儿，两眼仍不停地在山路上搜寻，她盼自己的心上人立刻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趁太阳还没有掉下山腰。

忽然，她耳边又响起母亲的叮嘱。“秀玲啊，你切记不要再与永祥来往了，因为你……？”母亲的话露一半又留下一半，令秀玲百思不解。“这是为什么呢，我已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啦。”秀玲说。

母亲的样子很无奈也很痛苦，自从患上恼火的肺心病，她的脸上就一直没有过笑容。“你跟谁谈恋爱都可以，就是不能与他在一起，秀玲啊，你要听妈的话，不然你以后会后悔的。”

秀玲曾一度与永祥分开过，那是一段令人牵肠挂肚、搅心捣肺的日子，从小与永祥在山林里长大，深厚的情谊已将他俩紧紧地挽在了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忍受不了情感上的折磨，秀玲仍然悄悄秘秘地和永祥来往着。听说永祥就要离开大山到很远很远的南方边陲去打工挣钱，女孩当然是迫不及待地要见到临别的男人，好与他说上几句感人肺腑的话语，谁又知道，往后的事情会是咋个样子，她不想失去这珍贵的机会。

母亲的告戒又在她的耳畔响起。“秀玲啊，别和永祥那孩子来往，你如不听妈的话，早晚会招来惹端。”

秀玲是个性格爽朗但又倔犟的女孩，她有大山一样的豪情，也有山泉一般的清柔，仅凭这种刚柔兼并的性格，就足以让许多男孩子着迷。“妈，永祥哪点不好，为啥要将他拒之门外呢？”

“听妈的话。你也知道这山里的规矩，弄不好乡亲们会咒骂你一辈子，妈不想你落得那种地步。”

母亲的劝告并没浇灭此刻燃烧在秀玲心头那股情火，她仍渴

盼着永祥尽快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林中山路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人影。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熟悉的身影，他疾步快跑地朝这边走来，连山林都被他那急速的风弄得哗哗作响。是他，没错是永祥。在恋人眼里，他的身影已经熟悉得一见便知的地步了。

秀玲迎了过去，他俩很快地会合在幽谧的山林中。

“秀玲，让你等急了吧？”永祥一把搂住女孩气喘吁吁地说。

秀玲依偎在永祥宽厚的怀里甜滋滋地说：“没啥，就是等到太阳重新从山下升起来，我也要等你。”

“秀玲，你真好，让我舍不得离开你。”永祥搂着秀玲，一起坐在林中的石头上。

山风轻拂着他俩，林中的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吵个不休，偶尔有野兔从林中窜过，还不时躲在树后偷偷窥视着石头上的这对恋人。

秀玲用手抚摸着永祥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庞，说：“明天啥时候走，都准备好了么？”

永祥在秀玲的脸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明天一早，村里有好几个人都去。”

“还回来吗？”

“怎么不回来呢，我挣好多的钱后，就回来娶你过门。”

“永祥，我们能在一起过日子吗？”

“能，一定能，谁也别想把我们俩分开。”说着他将秀玲搂得更紧了，那狂动的心跳，震得秀玲全身都在抖动。

秀玲勾住永祥的脖子，一双期盼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对方，此刻，她全身地流淌着灼热的情火。“永祥，我……我好想让你……？”

永祥用手抚着好的秀脸，轻声问：“你想让我干啥？”

秀玲将他的手拉在自己的胸脯上，男人触动乳头的感觉会让

女人沉迷和陶醉。永祥没有迟疑，他将手伸进了她的衣衫里。
“秀玲，我……我们……。”

秀玲微眯着双眸，嘴里传出轻微的呻吟，她似乎已经沉浸在情欲的痴迷中。

“永祥，抱紧我。过去我……我不让你拱背，今天，我们也来尝尝那拱背的滋味好吗？”

“当然好，在哪儿来呢？”永祥问。

“就在山林里，像羊那样，反正我早晚都是你的人。”

永祥抽出自己的手，举目朝四周环视，他生怕这幽谧的林子里有人在偷窥着他俩，如果被人发现他俩在林中干这种事，山里人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他俩。

“来啊，你愣着干啥，害怕啦，你以前的胆子到哪儿去了。”秀玲拉着永祥走到一片草皮松软的草地上，她主动地脱去衣衫亮出布兜兜来，然后平静地仰在了草地上。

永祥被秀玲的举动所震撼，他也顾不了许多，迫不及待地扒去秀玲的衣物，贪婪地扑在了她的身上。

随着秀玲一声甜蜜而又凄厉、欢愉而又痛苦地喊叫，他俩完全沉醉在幸福香甜的云河中、遨游在情海欢波里。

一阵又一阵的冲击，如汐如潮，时而如山风轻柔，时而如泉水流淌，时而如树枝摇曳，时而又如高山坠石，那带有山野风味的，又有动物野性的欢愉情潮，让人感怀万千，回味无穷。

太阳已完全溜下山尖，晚霞渐渐暗去，山野已恢暗下来，林中鸟也全都安静无息。羊在山林里四处游荡，它们正在寻找自己的主人，天色暗淡已让这些羊只开始焦急起来。

山林外突然传来一声声呼喊。“秀玲，你给我出来，我已知道你在哪儿。”

还在草地上回味欢愉和幸福的秀玲，听到叫喊声，她立刻意识到是父亲在林子外叫她。秀玲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还用手弄

理蓬乱的头发。

“秀玲，我……我该走啦，不然会让你爸给抓住的。”永祥也穿衣服，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秀玲惊慌之余还不忘勾住永祥的脖子吻了他一下。“永祥，记住这一个时刻吧，我永远都等着你回来。”

“我会回来，请你放心吧。”永祥一头扎进林子深处，很快就没有了身影。

秀玲不慌不忙地走出林子，脸上还焕发着潮热和微红。她见父亲沉着阴霾的脸，凶狠地盯着她，秀玲的心布满了阴云，看来一顿臭骂是避免不了啦。

“你在干啥？”父亲恶狠狠地问。

“没干啥，就是在林子里撒尿。”

父亲不容分说，抓起一根树条便向秀玲辟头盖脸地打去，嘴里还不停地骂道：“打死你这小贱人。你这不争气的东西，私下跟野男人在林子里鬼混。”

秀玲边躲边跑，她一点儿也不服气。“我没跟那个鬼混，你在乱说。”

“打死你，还敢嘴硬。”父亲一边追一边叫骂着。

“打死我也没这回事。”

“有人看见告诉我，不然我会到这儿来。”他的抽打更加凶狠猛烈了，秀玲没有哭，她在林子里与父亲周旋，躲避。

“你给站住，不然我今天真的要打死你。”

秀玲冲出山林朝山下奔去。父亲紧追不舍，看样子，他真的是恕不可遏了。秀玲像只发疯的兔子在山路上跳跃飞奔，父亲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他自然跑不过年轻的秀玲，极度的气恼已使他感到精疲力竭了。

在跨过一条溪沟时，他不慎踩虚脚，身子失重，便朝山坎下坠去，只听“啊”的一声，一切都在他脑子里变成了空白。

“爸……。”秀玲听到父亲的一声惨叫，回身望去，他已经消失在山道上，人影全无了。

“爸，我对不起你啊……”

如果不是因为救火车耽误考试，刘永祥恐怕今天已坐在某所大学教室里上课去了。那件说来极不平凡的事迹，如今永祥还牢牢铭刻在心。

去年夏天，刘永祥早早就起床，他即将参加由县上举行的升学统考。永祥读书一直非常刻苦，成绩为班上前茅，班主任老师很看重这位来自大山深处的孩子，那质朴、坚毅忠厚的品格，令老师很是赏识。老师对他预计过，照这样下去，永祥定能考上大学，成为走出大山的为数不多的状元郎。

县城离山村足足有三十多里路，除开镇上到县城十多里地可乘车，其余山路，只有步行。

事情又不凑巧，永祥的父亲是村上干部，到镇上开会已有几天了。因此，刘永祥只好自己独行，他似乎已经习惯这种孤独的步行生活，山里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没城市中的孩子那么娇气，他们的性格已和大山一样粗犷强壮。

走完山路，就必须经过一段由湖北通往四川的铁路。初见火车在铁路上疾驶是稀奇的，永祥小时由父亲带他经过这里时，见那隆隆的火车驶过时，吓得直往父亲怀里钻。

踏上铁路时，刘永祥突然发现一块大石头压在铁轨上，那足有千斤的巨石是一条汉子无法搬动的。

天色微明，四下见不到一个人，刘永祥心急如焚，心想，如是火车驶向这里，必然会酿成一场大祸，损失和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他来不及多想，机灵地伏在铁轨上，感触火车来临的信息。很快他判断由湖北方向有火车驶来，于是，永祥飞快地朝火车驶

来的方向迎面奔去。

果然，一列客车飞快驶来，远处传来列车隆隆的疾驶声，刘永祥急中生智脱下自己身上那件白色的体恤衫，一边挥舞狂奔，一边高声呐喊。

也许是火车司机发现了铁轨上狂奔的人影，他迅速地来了个紧急刹车。在强大的惯性驱动下，列车仍向前滑行了好几百米，终于停在了刘永祥的面前。

一场重大的车祸避免了，司机与列车长了解情况后，紧拥着永祥，连声称赞这位纯朴憨厚的山娃子。

“你叫什么名字？”列车长激动地问。刘永祥似乎有些害羞，他扬起泛红的脸庞细声细气地答道：“我是山里的孩子。对不起，我还要赶路进城去。”

刘永祥没有留下姓名就朝镇上汽车站跑去，那轻盈壮实的身影，简直感动了列车上所有人们。

当刘永祥赶到考场时，大门已经紧闭，守卫考场的警察，硬是没让永祥进入考场。倍感委曲而又懊恼的山娃子急得流出眼泪来，他依偎大墙下面，伤伤心心地哭了好一阵子。

考大学落了空，刘永祥父亲准备让儿子去参军。他对自己的孩子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可干出成绩。就在那年冬天，刘永祥父亲为儿子应征报了名，可就在体验时，大夫说他肝大几公分，按规定是不能过关的。得知消息后，有人劝他找人去活动活动，拉拉关系，也许会闯过这关的。

然而永祥的父亲也是条倔犟汉子，他对儿子告戒道：“我们山里人干事光明磊落，决不去干偷偷摸摸的事，身体不行也别为难部队，解放军队伍中一定要身体过得硬的人才行。”

果然，刘永祥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新兵名单中，为此，永祥又伤伤心心地哭了一次。

不知是命运在捉弄人还是人生旅程中注定的小插曲，刘永祥

在人生最关键的转折时，都会碰上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来。

刘永祥的意志是坚强的，他像大山一样从没懊悔颓废，也从没向任何人吐露自己的抱怨和哀愁。毕业在家时除了干农活，常常翻阅一些农技方面的书籍，他打算有朝一日凭自己的努力去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永祥刚刚从地里干活回来，他妈低沉着脸对儿子说：“永祥，秀玲她爸摔伤了，听说情况不太好，去看看吧。”

刘永祥放下锄头紧张地问：“这……这是怎么回事？我马上就go。”他来不及换衣服，就朝门外走去。

“喂，听说送到镇上去了，你直接去镇上吧。”

刘永祥答应了一声，拔腿就奔出了家门。

他与吴秀玲是自由恋爱，在山里，乡亲们对自由恋爱总抱有一种世俗的偏见。不管别人怎么反对父母如何劝说，他仍忠贞不渝地爱着秀玲。

两家相隔一里多路，读书都在一个学校。刘永祥大秀玲两岁，但两人却是一起从初中毕业。永祥升上高中，而秀玲因家境困难，初中毕业就呆在家里，帮助父亲料理农活。

听说秀玲父亲摔成重伤，前往镇上的十多里地，刘永祥几乎是小跑步赶到医院。没费多少工夫，他就找到了秀玲，见她哭丧着脸，呆呆地坐在父亲的病床边。刘永祥蹑手蹑脚走进去，挨秀玲坐下。他的突然出现，自然让秀玲既惊喜又悲戚。“你……你来啦？”秀玲眼含泪水问道。病床上躺着的她父亲，已经睡着了，病房里静悄悄的，气氛显得格外低沉。

“秀玲，爸的伤势怎么样了？”刘永祥关切地问。秀玲看了看熟睡的父亲又望望未来依靠的伴侣，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他……他的一只腿没有了，我们这个家怎么过日子啊。”

秀玲悲伤地咽泣着，刘永祥的心一下子难过起来。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她父亲真的丧失了劳动力，家里的重担，必然

会落到秀玲的肩上。这对于一位豆蔻年华、前程似锦的女孩子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秀玲别难过，不是还有我吗？到时我会帮助你的。”

“永祥，爸的伤需要好多钱，我们哪有这笔钱呢？”

“秀玲，车到山前必有路，不必担心。”

也许是男人那充满信心和乐观的话语感染力，秀玲的情绪有了好转，她望着永祥，眼里透出无限的期盼。

父亲身子挪动了一下，嘴里发生轻微的呻吟。在他那张饱受风霜折磨的脸上展露着几许痛苦，眼角还有一条清晰可见的泪痕。

秀玲赶紧凑过去，贴近父亲的耳畔柔声问道：“爸，你疼啦？”父亲努力睁开双眼怒目以对。“你给我走，我不想要你守在这儿，你这不争气的东西。”

“爸，我对不起你，你就尽量骂我吧。”

“我不想见到你，你快给我滚开吧。”说完，他又紧闭双眼，将脸转向另一方。

秀玲无奈地拉着永祥出了病房。

“秀玲，为什么不尽量保住他的腿呢？你知道，腿对劳动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刘永祥不解地问。

秀玲说：“爸的腿已经摔坏，若不割掉连命都难保，谁不想保住他的腿。”

刘永祥知道自己的话有些多余和无知，他用抱歉的目光看着秀玲。“这下你心里一定难受吧？”

“永祥，在这儿别问这话好不好，爸听见后会怎么想？”

“哦，是我一时糊涂，你别在意。”

“永祥，你回去吧，谢谢你来关心我。”

刘永祥掏出几张百元大钞塞在秀玲的手中。“拿着吧，这些天里你用得着。”对永祥的诚意秀玲深为感动，泪水忍不住又噙

满了眼眶。“永祥，我……”刘永祥拍了拍她的肩头，随后离开了医院。

封闭已久的大山人，总希望有人为他们辟出一条金光大道来，以结束祖祖辈辈靠步行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也许说来你不会相信，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男人和女人们，有的一辈子还没进过城，外面是啥样子他们一概不知。不过他们也不想知道，天命就该承服，抱怨和羡慕似乎不是他们的性格。

如今，时代不同了，沉寂已久的山里人开始躁动起来，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读书未成但雄心勃勃，他们纷纷随着时代的潮流，走出大山去寻找自己不可估量的前途，尽管成功者甚少，可那孜孜不倦的追求是难能可贵的。

老君山村干部早就计划修一条通往镇上的公路，这批敢说敢干的干部队伍决不是为了出风头，捞便宜，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尽快结束山里人常年靠步行的日子。对那句“要想富修公路”的口号，也是感受颇深。

为修公路的事，才贵叔跑了乡上跑县上，如果要他跑省上也许他都不会哼一句。事情虽有了一点眉目，就是资金问题在县上卡壳了。这不仅急煞了乡亲们，更急坏了经办人才贵叔。

皮肤黝黑，身板硬朗、模样坚毅粗犷的才贵叔，具有典型山里人特性和品格。他为人厚道真诚，办事干脆利落。人称他为黑山鹰，意思是他像一只坚韧不拔的山鹰永远在大山深处飞翔。别看他人厚道，可他办事挺有原则，凡是对山里人不利的事，就是泰山压顶也不会弯腰，可称得上是一位刚直不阿的硬汉了。

才贵叔年逾半百，身板仍很健壮硬朗、上山下坡步如疾风。就是一些年轻人也熬不过他，才贵叔一生坎坷多磨。当兵回村后就干起农村基层干部的事。起初是大队长，因脾气倔犟得罪了公社书记，第二年就取消了大队干部职务。才贵叔对此并不在意，

他看重的是人的一生正直。

邻村一年轻寡妇看中了才贵，是因为他那时体强力壮，犹如一头将要发情的公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媒人的撮合下，才贵答应与这位年轻俊俏的寡妇结了婚。山里人结婚是很讲究的，那一套令人犯愁的婚俗被才贵打破了，他举行了一个非常简朴的婚礼，在院子里摆上几桌酒席就算度过了人生最关键的一刻。

恢复了乡村制后，在乡亲们的呼声中，才贵叔当上了副村长，儿子在那一年也应征入伍，去了东海舰队当了一名水兵。

修公路的事办到县上卡了壳不是没有原因。村上自筹资金有限，全指望上面能拨出一笔经费来支助，那些办事的人只等你去疏通应酬，不然，事情很难批复。才贵叔知道这种事情，可他就是舍不得拿乡亲们的血汗钱去塞那些人的腰包。没在山里生活过的人，是不知山里人的艰辛，他手头的钱，每一个子儿都渗满了血与汗，他们付出的艰辛，是一般人的好几倍。稍有良心的人，就绝不会拿山里人的钱去操漂亮。

乡上和村长都劝才贵叔拿钱去疏通一下关系，好让公路早日开工。为这事儿，才贵叔又与乡长吵了一架，好在如今政策好了。不然，他头上又会戴一顶莫须有的帽子，被赶下村委位置。

眼看农闲将至，村长打算利用秋收后农闲开工修路，力争在第二年春忙季节前路坯成形。见才贵叔迟迟不去县上打点，他便亲自登门找才贵。

秀玲父亲摔伤后，才贵叔为此也着急，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同伴遭受困苦的折磨，他准备了一点钱打算去镇上看望秀玲的父亲。

“才贵，你要上哪儿去？”村长来得正是时候，拦住了刚要出门的才贵。

“去看看秀玲的爸爸，他的一条腿没有了。唉，这一家人往

后够苦了。”

“先别走，我们谈谈修路的事，我心头好着急。”

才贵叫老婆沏来一盅茶，他俩坐在堂屋里，开始高谈修路的事。

“才贵，不是我说你，乡长的批评也有道理，如今办事哪有只打话平火的理，不拿点东西，人家会在报告上签字盖章吗？我们得面对这个现实。”

才贵递了一支烟给村长，自己也点着一只。“你知道，乡亲们的钱我们能乱花吗，如果我们乱花掉他们的钱，这良心好受吗？”才贵的情绪又激动起来，说话时脸胀得通红。

“乡亲们的钱用在修路上，只要你我没揣腰包就问心无愧，你这人就是牛脾气一条，死脑筋。”

“村长，不是我故意要这样做，如今这年头不知咋的啦？办事就要塞包袱，这风气还是共产党的作风吗？”

“才贵啊，这些事不是你我能解决的问题，识时务者为俊杰，拿钱办事吧，你不愿出手，让我去。”

两人谈话的气氛已经有点不和谐，一个和事佬，一个犟牛劲，看样子是很难揉在一块。才贵叔将烟头往地上一扔说：“好吧，我去。”村长见才贵改变了主意，脸上不觉泛起了一丝笑容。“嗯，这就对了。”

“村长，别误会，我进城不是去塞包袱，而是去见县委书记，听说新调来的林书记挺对劲，我要去见他。”

“你……你这人真是，要是你把事情搞僵了，修路的事你一个人去管，我以后不再过问。”村长说完气呼呼地离开了才贵叔的家。

虽然年过半百的才贵叔看去仍是那么壮实，村里人说他像座山，也有人说他壮如牛。他那不知疲倦虎虎有生的样子，倒是令

附近村落的女人们一见就心动，他实在是太强壮了。

才贵叔仍旧是肩挎儿子捎回的军用包，手拿叶子烟杆、步履铿锵行走如风地朝山下走去。刚过吴家堡快下坡时，碰上从镇上回家的秀玲，见她那凄楚伤感的样子，才贵叔关切地问：“秀玲，你爸的腿怎样啦？”

一见才贵叔，秀玲忍不住扑进了他的怀里。平日才贵叔待她如自己的女儿一般，秀玲也没将他当外人，就像是自己的父亲。“才贵叔，他的一条腿给锯掉了，都是我闯下的祸。”

才贵叔拥抱着秀玲，用手抚摸着她的秀发。“别难过，你爸是个挺要强的人，他不会怪罪你的。”

秀玲抬起头来，泪眼巴巴地说：“他成了残废，我家往后的日子咋办，才贵叔，我好害怕啊。”

这是一条由树林簇拥的路，幽静而又深沉，静谧往往会给人产生一种莫名状的情愫和意境。秀玲依偎在才贵叔宽厚的胸脯里顿觉感到踏实和安静。

秀玲那坚挺着实的胸部在不停地起伏，才贵叔也已觉察到对方那诱人的气息在烘烤着自己，女人的体香直往鼻子里钻，男人是无法抗拒这种极强的诱勤力。才贵叔敏感地推开秀玲。“你先回去吧，我到县城去，顺便去看看你爸，往后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秀玲又紧紧地拥抱了才贵叔一下，转身朝家走去，望着秀玲的背影，才贵叔这才慢慢从昏沉中恢复过来，他继续赶路。

还没走几步，从树林中窜出一个女人来，才贵叔定眼一看，原来是村里胸的泼辣女人，人称“朝天椒”的谭天碧。她看去颇有几分姿色，男人死了刚好一年，年轻地拖着一个几岁的娃崽守寡，仗着一张利嘴，吵遍全村无敌手，村里人见她就望而生畏，谁都不敢与她亲近。

“你在这儿干啥？”才贵叔忍不住问，神情显得有些疑虑阴

沉。

“才贵叔，帮帮我吧，我捡的柴搬不动，求你帮我抬上坡，看在我这寡女人的面上。”

才贵叔一向好助人行善，对利嘴朝天椒也不能拒之，帮助一位孤儿寡母的，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二话没说就随她进了林子。

朝天椒将才贵叔引进林子深处，在茂密的树丛中，确见一堆柴木。夏日的林子里透着一丝清爽幽凉，清新的空气四处弥漫，大自然的气息给人带来舒畅和亢奋。“就是这点柴吗？”才贵叔问。

朝天椒身着柔薄的花衬衫，胸脯高耸，神情妩媚，两眼不停地闪烁出一种勾人心魂的光芒来，男人不敢直视她。“就这点，帮帮我吧。”她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柔，柔中又略带一点颤抖。说话时，她脱下衬衫露出一件短袖内衣，随即弯下身去理柴禾，一对饱满丰硕的乳房在空荡荡的内衣里垂下，清晰可见，格外诱人。才贵叔将视线移开，也动手帮她捆柴。“这些柴还需帮忙，没见我忙着去县城办事。”他埋怨着，可话音里漏出情丝波动的感觉。女人自然敏感，很快就察觉到了。

朝天椒突然从才贵叔身后拦腰抱住了他，趁势将他推倒在草地上。“你这是干什么？”才贵叔差点叫了起来。

“才贵叔，帮帮我吧，没男人的日子太难熬了，村子里数你最强壮，我早就看中你啦。”朝天椒扑在男人的身上，丰乳已紧紧地贴在男人的胸口上。

砂脑还有点清醒的才贵叔努力推开朝天椒，厉声说：“你这骚娘们骗我到这儿来就想干这种事？”朝天椒仍紧紧地拉着才贵叔，毫不示弱地说：“你也别假装正神了，以为我不知道，在小路上你抱住那小骚货干啥，要不要我去告诉你老婆。”

“你……你想威胁我？”才贵叔虽然强撑着，口气已经软了一